

★ 家风

荣光不曾远去

■ 韩沛存口述 刘仁浩整理

多年来,我常给后辈讲我妈妈的故事。我的童年是在她身边度过的。在我印象中,她豁达爽快,像寒冬里的梅花一样坚强美丽。那时候,我还常常缠着奶奶问关于她和爷爷的故事。

爷爷韩桂和年轻时家里生活条件非常不好。1921年,爷爷与他的堂哥韩有德、侄儿韩联生结伴来到安源萍乡当了煤矿矿工。“少年进炭棚,老来背竹筒(讨饭),病了赶你走,死了不如狗”,这是当年煤矿流传的民谣,也是矿工们苦难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
1921年,闻名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爆发,也就是人们常说的“安源煤矿大罢工”,激起了工人们的革命热情。大家的斗争精神与思想觉悟渐渐提高,我爷爷也不例外。1927年,他毅然走上革命道路,成为江西省莲花县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情报联络员。

为了不暴露身份,爷爷常常打扮成小商贩,挑着担子卖针线、油盐酱醋等生活用品,穿梭于江西省莲花县、安源萍乡一带。

爷爷参加革命后,敌人经常进行围屋搜查,曾多次闯入我家乱翻东西,还举着枪威胁奶奶罗友云说出爷爷的下落。面对这些,奶奶总是沉着应对,只字不说。后来,有一次,敌人搜查未果,便大吼大叫地把不满两岁的孩子(我的父亲)一脚踢到臭水沟里……

为了保护家人的安全,爷爷很少回家,只是暗中与奶奶保持着联系。他会定期把一条小白纸挂在家不远处一棵树的树枝上。只要见到小白纸,奶奶就知道爷爷平安无事。

奶奶说,每隔三五天,她就去那儿看看有没有小白纸挂在树上。这白色的信物一直持续到1929年底。后来,奶奶再也没有见到。

1930年,由于叛徒出卖,爷爷在江西吉安被敌人杀害,牺牲时年仅24岁。

说到爷爷和奶奶,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。奶奶年轻时,曾有三个人为她做媒。巧合的是,这三个人介绍的都是我爷爷。1926年下半年,爷爷和奶奶结婚。不久后,奶奶也去了安源萍乡。1927年,奶奶生下了我伯父。1928年,她又生下了我父亲。

没有了爷爷的消息,奶奶只好把两个儿子交给婆婆带,自己去萍乡做女工

赚钱补贴家用。

爷爷牺牲时,我伯父和父亲年纪都还小,两人对他们的父亲没什么记忆。但在爷爷英勇事迹的影响和奶奶的教导下,后辈们大多都从事了与国防建设有关的工作。

新中国成立后,上级派人来到我家,把爷爷牺牲的消息告诉奶奶,并颁发了烈士证书。后来,当地政府还为我爷爷颁发了“烈属光荣”牌匾。

奶奶总是教育我们要淡泊名利、艰苦奋斗、自力更生,并且严令我们不要和其他人说自己是烈士的后代,更不能借着身份享受优待。当时,家里有几个孩子都到了上学的年纪,同村的人劝奶奶,如果向组织反映,可能会有去北京上学的机会,以后还能找个好工作。这些都被奶奶拒绝了,她要求后辈凡事凭自己的努力,不要给组织添麻烦。

在重建家里老房子的时候,当地政府提出帮助我们盖房子,也被奶奶婉拒了。她说,她已经得到组织的许多关怀,不能再接受了。

如今,奶奶离世很多年了,但她的谆谆教诲犹在我的耳畔。那天,听说我侄子打算大学毕业后参军入伍,我感到非常欣慰,相信这些孩子会将老一辈忠诚勇敢、艰苦奋斗的精神,一代代传下去。

心中的灯火

■ 陈磊 张帅

★ 情到深处

微风吹拂着辽西大山深处连绵的群山,夕阳即将笼罩山谷。这天,知道孩子出生的好消息后,刘志龙不知不觉走向了营区不远处的“杨西园精神”教育园区。

这里是为纪念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第一任主任杨西园而修建的。新中国成立后,经历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等生死考验的老英雄杨西园,主动放弃了大城市的生活,来到这里开山凿库,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后来,仓库打造了这个教育园区,每逢新兵下连、老兵退伍,官兵都会一起来到园区,学习老主任的事迹,向老前辈致敬。

15年前,刘志龙入伍来到仓库。面对新环境,刘志龙有点不适应。看着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山,他对这样的军旅生活感到非常失望。正当他心里打起“退堂鼓”的时候,一场别开生面的入营仪式打消了他的顾虑。

那时,仓库组织新兵参加入营仪式。在值班员的带领下,刘志龙和战友们参观了在营区不远处依山而立的杨西园纪念碑。听了杨西园的事迹,从老英雄身上,刘志龙体会到扎根深山同样能创造人生价值。从那以后,他心里那些“杂念”再也没有出现过。

2019年,正值部队调整改革的关键时期,单位承担着一项重要任务。此时,已经是仓库业务骨干的刘志龙,肩上的责任之重不言而喻。就在这时,父

亲去世的消息从老家传来。刘志龙强忍着悲痛,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这个消息,直到任务全部圆满完成。

任务结束后,怀着对父亲的思念,刘志龙独自来到杨西园纪念碑前,坐了很久。也是从那以后,每当有心事的时候,他都会来到这里,默默向前辈吐露心声,这已经成为他心底的一个“秘密”。

父亲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刘志龙能早日娶妻生子。后来,刘志龙和相恋多年的女友在驻地举行了婚礼。婚后,他工作忙,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都是妻子在操持。每每想起这些,刘志龙心里总有说不出的感动。

结婚5年来,刘志龙和爱人一直没要上孩子。后来,他们听从医生的建议,开始尝试做试管婴儿。驻地距离医院有500多公里,每次去检查,几乎都是妻子一个人。那段时间,只要在视频里看到妻子憔悴的模样,刘志龙心里都感到非常酸涩。“我没事,不用担心!”妻子总要反过来安慰刘志龙。

那天,刘志龙正在操场上带队训练,文书远远地喊他接电话。他隐约预感到了什么,匆匆赶到值班室。当听到电话那头妻子说她怀孕的消息,刘志龙激动得说不出话。孩子出生后,为了纪念心里的这份军旅情,刘志龙决定给他取名“八一”。

夜幕一点点暗了下来,刘志龙起身往回走。不远处那片灯火通明的营区,是他坚守了15年的地方。在几百里外的城市里,还有一盏他牵挂的灯火。

下图:刘志龙为家人讲述老主任杨西园的事迹。 张强摄



大漠情深

■ 冯楚雄 何志远

果揭晓,丁国林、郁莉一家也在其中。这份荣光背后,有着两人不同寻常的付出。

随军前,郁莉曾担任社区主任、党支部书记,长期工作在基层一线。在她的带领下,社区成立了“巾帼志愿者服务队”,对留守儿童、空巢老人进行关爱帮助。疫情期间,郁莉肩上担子更重了,既当流调员又当采购员。后来,因工作认真负责,她还被盐城市亭湖区评为“美丽基层妇联干部”。

多年来,郁莉为家庭的付出,丁国林都深深地记在心里。两个孩子出生时,他都没能及时赶回去。平日里,郁莉也总报喜不报忧,只跟他分享孩子们的趣事和社区里组织了哪些活动。对于生活中遇到的沟沟坎坎,她担心影响丁国林工作,从来都是只字不提。

一次,丁国林休假,看到郁莉头上长出了白发,鼻子有些发酸:“这些年让你受苦了。”

归队前一天,郁莉为丁国林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,可丁国林一直没有动筷子。

“老丁,有事吗?”郁莉问。

“一个共事多年的战友打来电话,说是要转业了……”丁国林话音未落,郁莉便看穿了他的心思:“家里的事情我来管,你只管放心干好工作就行!”

话虽这样说,郁莉知道,丁国林心中一定还是放不下家里。两个孩子,四位老人,家里家外,重担全压在她肩上。为了能让丁国林安心工作,不久后,郁莉辞掉了社区工作,随军来到了丁国林的驻地。

郁莉随军后的一年里,丁国林一连

数月都扎在演训场。有时,郁莉甚至连续几周都打不通他的电话。

“我就像这沙漠里的一粒沙,因为有你这株胡杨,才给我带来了生命的绿洲。莉莉,欠你的,我将用一辈子来还……”这是丁国林写给郁莉的信。

捧着这封信,郁莉也执笔写下了这段文字:“昨天二等功的喜报已经送到家里了,全家都很自豪……你的心事我都懂。虽然我每天都在等你回来,但我更希望你继续逐梦沙场,因为那是你的骄傲!”

三

“豆丁,快来让爸爸看看你又长高了多少!”每次风尘仆仆回到家里,还没等丁国林说完这句话,儿子豆丁就带着妹妹蹦蹦跳跳跑到他面前,嚷着让爸爸给他们量身高。

“别人家的孩子是一点一点长高的,你儿子女儿是一截一截长高的。”郁莉调侃道。

一天晚上,郁莉给孩子们盖好被子,准备关灯时,豆丁突然问:“妈妈,爸爸怎么还不回家呀?”

“爸爸正在休假,他不是在家里陪你们玩了好几天吗?”郁莉疑惑地问。

“不对,爸爸的家在沙漠里。”豆丁认真地纠正道。

原来,孩子们一直以为爸爸的家在沙漠里,这让丁国林和郁莉哭笑不得。

每次结束任务回到家,丁国林都会揽下所有家务活,还负责辅导儿子的功课。

一次,老师布置手工作业,豆丁本来想敷衍了事,态度很不认真。丁国林见



下班回家后,丁国林辅导孩子读书的场景。 作者提供

扫路

■ 孙洪学



姜晨绘

会呵呵一笑:“咱是庄户人,没本事为孩子们做大事,自己反正有力气,让孩子们上学的路少点儿坑洼。”

父亲扫路的习惯也影响了我们几个子女。大哥回来时帮忙,二哥回来时帮忙,几个姐妹回娘家时,也会跟父亲一起扫路。

我每次带着女儿回家,我在前面扫,女儿就跟我身后拿着小扫把很卖力地扫。

父亲的扫路习惯,后来被我带到了

乡不忘本。大哥每次回家,都要挨家挨户把村里的老人看望一遍;二哥是医生,每次回来后,都会到村民家里,送些药,帮着诊断病情,提供一些治疗和饮食建议……

父亲在村里的威望很高,对农村要彩礼的风俗很不认同。因此,家里几个姐妹结婚时,父亲规定她们都不准跟婆家要彩礼。几个女婿因此对我父亲也像对自家老人一样尊重,甚至比我们这些儿子做得还好。后来,也有很多邻居效仿我家,嫁女不要彩礼,不给亲家增添负担。

我家住在村头,很多外村人路过我家门口,看见我父亲都会热情地打个招呼:“大爷,您老有福!听说您家女儿嫁得都好,儿子学得也都好……”其实,哪里是父亲有福气,他是用一生的勤劳,为我们这些儿女铺就了一条充满阳光的幸福路罢了。

父亲不仅为我的人生奠定了一条夯实的路,还嘱咐过我“扶墙走路,不跌跟头”。我把父亲所说的“墙”,做了延伸解读:官兵是我的“墙”,组织纪律是我的“墙”,老百姓是我的“墙”……这些年,我工作的岗位经历了几次调整,无论在哪儿,我都努力做到严格要求自己,前行路上扶着“墙”走。在我如今工作的驻地,我带领单位同事们为6所学校买书、送电脑,改善当地学生的学习条件。每逢“六一”,我都会到一些学校参加庆祝活动,给孩子们讲红色故事。我自己也帮扶了4个孤儿,协调各级部门给他们办理待遇保障,让他们在成长阶段得到更多关爱。

如今,老家门口那条路,早已铺成了水泥路,每天村里都有专门的人负责打扫。我想,远在天堂的父亲,再也不用担心这条路上有泥泞坎坷了……

★ 美丽家庭

2020年,办理好随军手续后的那个周末,火箭军某部处长丁国林和家人一起搬进了“新家”。

这天,吃过晚饭,丁国林带着儿子豆丁开始看书。夕阳轻轻地洒进屋子里,将父子俩相互依偎的背影定格。

看着认真读书的父子俩,丁国林的妻子郁莉抱着小女儿,忍不住嘴角露出微笑。这样一家团聚、岁月静好的时光,曾经在她梦里数次出现,如今终于梦想照进现实了。

一

戈壁星夜,万籁俱寂。演训区外,无边的沙海在皓月的笼罩下仿佛披了件银纱,也增添几丝寒意。

帐篷内,官兵刚结束夜间演练归来,倒头就睡,很快鼾声四起。看到郁莉的好几个未接来电,丁国林走出帐篷,把电话回了过去,同时将自己无法按时回家休息的消息告诉了妻子。

“好,知道了。工作再忙也要注意休息,不要熬太晚啊,别和自己身体过不去。”郁莉一直在等丁国林的电话,还没有睡。

挂断电话后,郁莉又发来几张孩子们的照片。丁国林心头涌上一阵阵温暖,将照片一张张保存下来,随后返回帐篷休息。

丁国林常年在外执行任务。结婚十多年,他还未曾春节期间回家。年前,他报了春节休假计划。可就在休假前几天,部队演练任务推迟,丁国林作为主要负责人,无法提前离开。

郁莉得知丁国林要回家过年,一连几天都激动得睡不着觉。这些年,一家人聚少离多,还从没一起过春节。现在看来,这个计划又要推后了。

不久后,除夕傍晚,落日贴着沙漠的棱线,将大地映出一层深红。丁国林和战友们刚走进食堂,便看见餐桌上摆着“狮子头”“藕粉圆”这些他最爱吃的家乡菜。

欣喜之余,丁国林听到有人叫他:“老丁!”

循着声音的方向,丁国林看到了今晚的“大厨”是妻子!她的身旁还站着儿子豆丁。

丁国林愣在原地,随即大喊“莉莉!儿子!”然后一个箭步冲过去,热泪盈眶地抱住他们。后来,郁莉告诉丁国林,是她主动请求领导,来给大家做顿年夜饭。同时,也给丁国林一个惊喜。

晚饭后,丁国林陪着妻子和儿子在营区散步,一家人不时传来阵阵欢声笑语……

二

今年5月,“全国最美家庭”评选结

★ 说句心里话

在我的记忆中,父亲每天起床后,第一件事就是把家门口的路扫得干干净净,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他91岁去世那年。

我家在农村,家门口是一条从村南通到村北的土路。下雨时,马车一轧,路就变得坑坑洼洼。雨停后,父亲就会背一些土块和碎石头,把路尽可能填平整。这些用来填路的碎石头,都是他平常下地干活时,顺手捡来的。

我幼时读《聊斋志异》,里面有个小故事,说的是一位农民总喜欢从外面捡一些石头瓦块堆积在院子角落里。在他去世后,那些石头瓦块就变成了金子。我曾笑话父亲:“你捡的这些东西,不能吃不能喝的,堆在家里净占地方。”可直到看到父亲用这些碎石头铺路、垫炕,让家门口那条路越来越厚实平整,我才明白,那一堆碎石土块,其实就是父亲留给我们的“金子”。

我上学后,家门前的这段路,下雨天从来没积过水。到了下雪天,等我们起床时,父亲早已将门口的雪扫干净了。此外,他还会早早地把通往村口老井和学校的路口也扫开一条小径。

每次有路过的村民夸赞父亲,他总

